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香缭绕过汝城

——《牡丹》文学杂志基层创作汝州交流会侧记

郭营战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香缭绕过汝城。

甲辰年孟冬时节，寒意渐来，一场牵动洛阳、汝州两地的文学盛宴，如花开正艳的牡丹，香儿氤氲，让古老而又年轻的汝城乍寒还暖。

11月15日上午，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由洛阳文学院、汝州市委宣传部、《牡丹》杂志社主办，汝州市文联、汝州一高、汝州市作家协会、汝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汝州众多文友翘首期盼的洛阳《牡丹》文学杂志基层创作汝州交流会，在位于汝州科教园区的汝州一高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

这一活动为当地文学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与专业文学平台深度交流的宝贵平台，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汝州文学创作的土壤。

文学因雅集而多彩。

交流会还邀请了登封市、新密市的基层作家朋友前来交流学习。

“汝州北靠巍巍嵩山，南依茫茫伏牛，西临古都洛阳，东望黄淮平原，北汝河自西向东贯穿全境。汝州是历代郡州治所，从公元606年的隋朝设立汝州以来，距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汝州人杰地灵，汉代宰相韩安国、唐代诗人刘希夷出生于汝州，上古贤士许由、诗人李白、刘禹锡、苏轼、苏辙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世佳话和优美诗篇。”汝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魏富申一席话，为当天的文学交流活动定下了诗情画意的基调。

交流会由汝州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郑远祜主持。

汝州一高党委书记程国文在致辞中介绍了学校的发展历程以及文学创作活动在广大师生中的蓬勃开展情况，勉励广大学子多读书、读好书、做好文，从文学书籍中汲取人生奋进的营养，让青春不负韶华，闪亮多彩。

“我上学时在临汝县办的《汝水》杂志上发表了第一首长诗，这是我与文学的第一次结缘。1981年洛阳地区成立，地区的文学杂志《洛神》创刊，洛阳师专推荐优秀学生去《洛神》当编辑，我被学校推荐上，但没去成。后来去豫西师范当了一年老师，到1982年，我最终被洛阳地区文联选中，到《洛神》当小说编辑，从此走上了文学编辑与业余文学创作的专职道路。”洛阳市文联原主席、洛阳市作家协会原主席、《牡丹》杂志原主编张文欣，深情讲述了自己成长历程中与文学的深深情结。他说，他的整个工作生涯都与文学、文字有关，从一名普通编辑到编辑部副主任，再到杂志主编，最后走上文艺事业的领导岗位。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与学习，业余时间坚持文学创作，自己的文学作品先后在《中国作家》《十月》《人民文学》《莽原》《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累计发表出版文学作品近400万字，作品多次获奖，并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韩文等。

“文学成为我一生中人生转折和变化的纽带，结识文学，是一种幸运。文学成长了我，也成就了我，自己能够成长与进步，得益于五个方面，得益于兴趣和爱好，得益于坚持不断的学习，得益于环境的熏陶，得益于师友的教导和鼓励，得益于时代的机遇。几十年养成读书和学习的习惯，直到现在，虽然身体不太好，但我每年都要买10本以上的书，一有空就读书。同时读过之后记日记、写札记，这么多年记了60多本日记，有数百万字。”乡音乡情，张文欣老师亲切朴实的话语，不时引起与会人员的阵阵掌声。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浓郁的乡音，真挚的情情，感染着在座的每一位炽热的“文学青铜”。张文欣老师一个多小时的讲座，让大家如饮甘醇、意犹未尽。“文

粉”青年，求签名，在老师的座位前排起了长队……

文学的狂热继续在这座学术的殿堂发酵。

一直在黑暗里默默狂奔的文学创作者，如何才能找到一盏指路的阿拉神灯？如何让自己的作品在漫天飞雪中成为一枝扑鼻香的蜡梅？如何达到两旬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语言奇境？凡此种种瓶颈，一直是广大基层作者难以释怀的困惑。洛阳学院院长、洛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王小朋的讲座，真如醍醐灌顶。

“我当年读大学时写了第一篇小说，厚厚一大摞手稿，寄给了一家文学杂志，毫无回音。后来做了编辑才知道，自己当年的那篇小说没有自己的署名和联系方式，即使可能被编辑选中也联系不到我呀。所以大家在投稿的时候，要给到编辑更多的作品信息、作者信息，比如作者的姓名、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稿费的银行卡号、开户银行，最好在发送稿件附件的同时，再附上几十个字的短信，介绍作品的题目、体裁、主题，写上请编辑拨冗斧正的话，以此引起编辑的足够注意。”王小朋的话，中肯中的。

“一篇小说，如果完全按照作者事先确定的构思写完，大概率不是一篇好作品。好的小说，在作者的写作过程中完全推倒作者最初的构思，写得很意外，大概率是一篇成功的小说。一篇好的小说，开头要反复改，甚至推倒重来，让人惊诧、想读下去；中间要有动力，靠叙事去支撑，运气要足；结尾要意外、拍案惊奇。散文也是这样，不要一大堆空洞的抒情，情感的聚焦一定要靠叙事去实现，就像知名作家李娟的散文《我的阿勒泰》能拍成电视剧一样。”王小朋妙趣横生的一席谈，惊醒梦中人。

“文学是一条开辟幸福人生的金光大道。祝贺在座的各位都找到了一条丰富人生、拓展智慧的金光大道。”洛阳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陈璧宝知识渊博、妙语连珠，他以源远流长的河洛文化为纬，以精彩绝伦的文学为经，编织起洛阳、汝州两地继续往开来的文化融合大圈。

他说，汝州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汝州两地文化交流与融合源远流长，《牡丹》杂志在汝州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牡丹》杂志将立足河洛文化圈，为汝州的文学创作提供最大的支持，把更多的版面留给河洛文化圈的广大作家朋友。希望《牡丹》杂志今后进一步加强与汝州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的交流，也希望汝州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多支持杂志社的工作，同频共振，融合发展，繁荣两地的文学事业。

语落成花雨，遂作遍地彩。

“这次交流会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前行的方向。以前我总是在黑暗中摸索，现在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汝州本土作家徐正国在交流会后激动地说。

春风化雨，牡丹弥香。只要花香处，便有文雅集。此次汝州交流会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知识分享会，更是一次文学梦想的点燃仪式。它为汝州的基层创作者们打开了一扇通往更广阔文学天地的窗户，让他们看到了自己作品提升和发表的可能性。同时，这也加强了《牡丹》杂志与基层创作者的紧密联系，为杂志挖掘更多优秀的基层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次交流会地推动下，汝州的文学创作将会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更多优秀的作品将如牡丹般在文学的花园中傲然绽放……

菩萨蛮·落叶

◇马自生

北风一夜摇千树，恋枝琼叶何堪数。飘落几多愁，人间暂别秋。谁言风肆虐，只道欢情薄。不觉化春泥，报恩洒寸辉。

霜天黄栌

◇张长年

日暮西风烈，霜天万壑红。琼枝枫叶落，蓄势待春萌。

落叶

◇恽振伟

盎然生机春夏经，秋深枝上不禁风。衬托春卉枚枚绿，扮靓霜林片片红。已惯雷霆常奉献，乐于制氧岂夸功。挂怀归去人间事，甘化肥泥自有情。

叶子

◇刘世杰

春绿秋红各有影，层层诗意滚琳琅。川原山岭占无限，摇曳东风几见长。

落叶

◇兰晓辉

炎夏途经秋又春，冰阳饮月塑天真。翩飞化蝶终无悔，曾把阴凉赠众人。

临江仙·落叶

◇张志峰

春日依红偎翠，秋深云淡风轻。年年去亦从容。雨频何所惧，更向雪霜迎。曾染群山同醉，聊得绿叶清名。枝头街梦赤心呈。秋颜化沃土，丹血育春红。

观落叶有感

◇闫景社

冬来草木已悲凉，不见繁花百色香。落叶萧萧随水去，无人小径尽残黄。

日记三则

西西小学教育集团一(2)班 杨沅迪 辅导老师 吴占国

2024年10月21日 星期一 阴

今天妈妈带我去参加婚礼，新娘好漂亮啊！她穿着洁白的婚纱，手捧着美丽的鲜花，慢慢地走向新郎，他们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见证了他们的爱情。妈妈说每个女人在这一天是最幸福最漂亮的，祝福他们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晚上做完作业后，我在草稿纸上练习了书法。写完后让妈妈看，我说：“妈妈，你会这样写吗？”妈妈一看，立马就拿起笔写了起来，每一笔都写得很有力量，该顿的地方顿，跟老师教的一模一样！我问妈妈：“你怎么也会老师这样的书法？是不是你也学过？”妈妈说：“我以前上班的时候，一有空就练字！”我突然觉得妈妈好厉害啊！

2024年10月24日 星期四 晴

放学回到家肚子好饿，可是家里没有人，爷爷奶奶都还没有回来。我跑进厨房找东西吃，冰箱里、桌子上找了一遍，什么也没有！

我又打开锅盖看见里边有玉米粒，我猜想一定是奶奶中午做的留着晚上吃的。于是我就拿起碗和勺子盛了半碗，真好吃啊！那金黄金黄的玉米粒吃起来香甜可口。

等奶奶回来了看见饭少了那么多，会不会认为是家里进小偷了？哈哈，想想都觉得可笑。



流行语中的“小心思”

李晓伟

你这个“舔狗”，如今也顺利“上岸”了，见月能拿到“窝囊费”，再也不用“情绪内耗”，见人也敢“贴脸开大”，成了咱伙计们中间的“新潮老人”“绝绝子”，应该能“配享太庙”吧。

上面这段话，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大抵会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其实，这是当下的流行语在作怪，其原意到很容易理解，大概意思就是：你小子现在混得不错，每月也能挣个仨瓜俩枣的，不至于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这样一解释，大家都明白了吧。

流行语这些词，仿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一夜之间便能迅速蹿红。上至居于庙堂之高的纸媒，下到处在江湖之远的网络；无论是符合其定义的“小丑竟是我自己”，还是与它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都在奋不顾身、乐此不疲地自我标榜着这一名号。哪怕拿来“凡尔赛”一下说，也能说明自己没有与时代脱节，被拒于潮流之外。

从“单身狗”“永远的狗”“及时止损”，到“针不戳”“偷感很重”“倒反天罡”，如今这些个词语，在影视剧、在文艺圈儿、在现实生活中，在微信朋友圈儿，我们已经屡见不鲜，应接不暇，想想“也是醉了”。一天不学习，都有点跟不上趟儿。

至于“白富美、高富帅”，和与之相对应的“矮穷丑、二逼、装逼”等，现如今这些词连那些跟风的“土鳖”们都不屑于用了，丢不起那个“范儿”“有木有”。

跟曾经流行的词语“最美、给力、高大上”和“任性、蛮拼、正能量”等不同，仅从字面上看，这些最新流行的词语，就给人一种

诙谐、小众的感觉。仔细一琢磨，发现其深层次的意思更加“非主流”。“炒鱿鱼”“割韭菜”的说法，咱都好理解，但“搭子”“乐捐”“牛马”等，一不留神就成了流行语中的“显眼包”，直让人惊呼“被硬控了”。

虽然很多人对这些流行词语一知半解，但为了不落伍于时代，“人从众”地人云亦云，大有洪水猛兽波涛汹涌之势。反正随便说说，这世界上也少不了一个“屌丝”。

这些词语的流行，只能证明：你们“网络达人”真会玩儿。

所以，一个原本极为正常的词语，经常被大众文化玩弄得似是而非、面目全非，以至于让我们忘记了其本意，附庸风雅也风雅不起来，只能是如坠烟海、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双向奔赴了。

但是，没文化是可怕，但没文化与这些流行语根本就是两码事。能创造出这些流行语的事，没文化的人根本干不出来。这种行为，甚至正是那些所谓的“白骨精”们干的事儿。

称自己是“搬砖”是自嘲；称自己是“牛马”那是自贱。自嘲不可怕，也不可悲，只要“内核稳定”，就能“换下赛道”，“感觉尸体暖暖的（感动）”

针对于此，我们只能“呵呵”一声：“元芳，你怎么看？”

还有“土豪”一词，就像当年的地主恶霸还乡团，也气势汹汹地叫嚣着：“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土豪”一词，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好

词。在我国的古文中，“土豪”被用来特指村匪恶霸。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年的红军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概念被引入“土豪”之中。如今，“土豪”被时代、被网民们赋予了新的定义——有金钱无素质、有奢侈品无品质、多金又喜欢炫耀。说白了，就是裙子上流油的土包子开洋荤，没什么见识的代名词。

有位文艺界“大腕儿”将此分为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体。这样的说法，我强烈赞同，严重认同，积极赞同，虽说时代在变，但传统文化的根仍深植在我们的血脉里。

一些人恍然大悟糊里糊涂上了流行文化的当；一些人执迷不悟坚持认为这些流行语“看上去很美”，眼镶了金边似的。那么，我不拦您、您惠存。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流行的特点就是新鲜到厌倦，流行语也一样。随着媒体的推波助澜和制造流行，这个过程已经越来越短，如果说以前还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各领风骚三五天”都不易。每个流行周期之后，留下的是满地的词语尸骸。被流行玩过的东西，接下来基本上就不能再玩了。但流行总能声势浩大地将某种东西玩到彻底厌倦后再找一个新的“东东”来玩玩。

比如唐诗，比如宋词，比如元曲，自媒体时代，这些传统而美好的国学精粹也经常“躺枪”。像“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样美好的词语，硬生生被那些每当被

